青樓夢/4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青樓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四回　吃寡醋挹香增懊惱　製美酒小素醉糊塗

下一回▶

話說挹香宴賞中秋之後，終朝惆悵。那日正在書房，忽有人遞來一信，見上寫著「寓洞涇浜勝塘橋弄寄，名內具。」挹香一時忘杯，便問來人，那人道：「是過遠程師老爺之命寄來的。」挹香方知是青田之書，便賞了來人，拆開視之。書云：

挹香仁弟青及：前煩馬大籙巷代館之後，不晤芝儀，瞬經二載矣。山川間阻，鴻雁亦疏，念念。前聞我弟名標蕊榜，豔羨殊深，本擬到府恭賀，緣為疾病所磨，不克如願為歉。僕去年就館洞涇，幸敝居停亦風雅一流，頗相投契。又於是處立一匯城壇鬥會，同集者共有六人，每逢朔望，虔禮朝真玉斗。暇則與敝居停飲酒圍棋，揪枰畫拂；聯詩分韻，牋牒夜摩。且僕又醫門圂跡，帶覽藥經；繪事經營，兼窮花稿。近又覓得天地人三元以及海島算法諸書，所以終日研求勾股弦開方，豎表桿以測高低，立八線以望遠近。故近著《勾股弦捷法》一本，約商處有用籌算，有用筆算，較之一掌金、畫地乘，更為簡便。暇時我弟可來一閱否？盼甚，望甚。

挹香看罷，暗暗稱贊道：「過青田真多能多藝人也。我正欲為父母保祈福壽，想既有匯誠壇鬥會，俟雙親壽誕之辰，可以虔禮朝真一部矣。」

正說間，鄒拜林至，挹香接進書房。拜林道：「方才聞尊管說，有一人寄信到來，

莫非又是那一位校書從良的信麼？」挹香道：「非也。」遂將信與拜林看了。拜林道：「勾股弦、籌算開方，我也久欲一習，聞得甚為便捷。今過青田著有《捷說》，幾時好去一借了。」挹香道：「好。」說了一回，挹香命擺酒，二人開懷暢飲。斯時正是九秋天氣，庭中菊花開得頻盛，挹香道：「林哥哥你看，這一種名蟹爪菊，那一種名西施菊，以此為題，頗費雙關之意。」拜林道：「如此，與你各吟一律何如？」挹香道：「可要拈卷？」拜林道：「我來做西施菊便了，何用拈卷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我做蟹爪菊。」二人在席間略略構思，不一時兩律俱成，各把詩箋謄出。其詩云：

◇蟹瓜菊

蕊開黃甲散金英，骨相離奇眼倍明。

彭澤疏花霜十里，秋江舊夢月三更。

橫行老圃寒無力，怒攫西風夜有聲。

湖海客來同把玩，橙香酒熟費閒評。

◇西施菊

西風蹂躪畫廊深，墮瓣渾無響屧音。

草榭飛香驚鹿走，霜恣倚水誤魚沉。

葉扶嫩綠愁顰黛，蕊孕嬌黃媚捧心。

一棹鏡湖秋載處，淡妝濃抹拓胸襟。

二人看罷，交贊不休。挹香道：「你詩細膩。」拜林道：「你詩圓渾。」相稱贊了一回。二人直吃到杯盤狼藉，方才徹席，拜林辭去不表。

流光如駛，又是十月初旬了，楓林丹染，籬菊霜殘。挹香忽想出外一遊，信步至碧珠家，見兩個侍兒在那裡鬥草。挹香問道：「你家小姐在麼？」侍兒道：「小姐在內。

金公子，你好久不來了。」挹香道：「正是。」便至裡邊。行到碧珠臥房，聽見裡面唧唧噥噥似乎有人言語。走近紙窗格內一張，不覺十分不樂，見一人年約二十五六，身穿月白棉袍，銀黃背褡，頭帶寶藍心帽兒，足穿京式鑲鞋。最可怕者，面似鍾離再世，凶眉猴眼，一口髭鬚，根根青起。兩隻招風大耳，與豬兒無殊。居然抱了碧珠，在膝兒上旖旎。

挹香不見猶可，一見了如此情形，不覺突然忿怒，心中不服，想道：「碧妹妹為何與那人並肩疊股，如此綢繆？」想到此，心中大為忿忿。原來挹香乃是一個達人君子，就是眾姐妹朝秦暮楚的事情，俱是漠不關心，意謂他們淪落煙花，未免有此勾當。只要是才子佳人，他終不有拂酷拈酸之念。如今見了那人如此惡劣，如此醜陋，不禁妒意頻生，醋心陡起，意謂如此美人，不該與如此蠢物作伴。又想道：「這是鴇母不好，諒情他逼令相接，叫碧妹妹也無可如何。然而碧妹妹不該如此糊塗，隨他調戲。豈不知名花乍放，怎當蝶劣蜂頑；嫩蕊初舒，須顧雲粗雨暴。縱卷花之鯨浪雖狂，而蔭葉之鶯身宜穩也。」

挹香輾轉難安，便到中堂咳了一聲嗽，碧珠連忙走出房來，看他慌慌張張的道：「你幾時來的？」挹香道：「才得到此，聞得這裡新來一位王伯操，所以特來一謁。」

碧珠聽了「王伯操」三字，不覺臉泛芙蓉，低了頭道：「沒有什麼王伯操在此。」挹香聽了便笑道：「沒有王伯操，諒情他滾了，也就罷了。」碧珠道：「我房中在那裡收什箱籠，座頭都僭，我們可到西書房去坐罷。」挹香便佯說道：「我就要去的，倒是你房中坐坐罷。」碧珠道：「房中堆得歷亂，坐地俱沒有在那裡。」挹香尷尬尬尬的說道：「如此就是西書房去。」於是二人挽手而行。

到了西書房，二人坐下，碧珠啟口道：「你長久不來了，家中愛姐與四位姐姐都好？」挹香道：「多謝記念。他們都好，叫我問安妹妹。」碧妹又道：「聞得月素妹妹已經出嫁甫直，你又少一個知已了。」挹香道：「原是，但久墮風塵，也非了局，如今從了陸公而去，倒也罷了，不過我金某惆悵些兒就是。妹妹終身，我也望你早些擇一個標標緻致、憐憐惜惜的人從了他去，我也放心得下了，免得在著花前難以自主。設使遇著幾個文人墨士，自然惜玉憐香。我也替你歡喜。倘遇著了鄉愚村稚、俗物蠢奴，只知悅色，不知鍾情，你又不能違假母之命，阿意曲從，不是我金某拂醋拈酸，定要替妹妹代為不平的。」碧珠聽了這番話，又慚又敬，知其見了此人，所以有此一番言語，不覺淒然淚下。便道：「你話雖確切，奈此時苦海難超，你可替我想個法兒才好。」挹香點頭稱是，

說著假意放了一隻荳蔻的匣兒在桌上，即辭以出。

到了上燈時候，挹香重至碧珠家，仍在窗格中一望，見那人仍在，暗恨道：「碧妹妹太覺不聰明了。方才我說了這席話，原是不許漁郎問津之意，誰知道他竟不達予懷，仍舊與那人戀戀，他也太不惜了。」便重復走進，喚道：「碧妹妹，我忘了一件東西在這裡了。」碧珠連忙出來說道：「忘的什麼東西？」挹香道：「是一隻荳蔻匣兒。」於是復同碧珠到西書房，挹香取了匣兒藏好，便裝作行路疲乏之狀，倒身臥在榻上，說道：「妹妹，我方才別了你到滄浪亭去遊玩了一番，走了許多路，好不腿疼。你可有什麼事情，你自請便，待我歇息一會兒。」碧珠道：「沒有什麼事，我來替你捶捶腿兒可好？」挹香道：「不要，不要。待我睡一回就好的。」於是二人談談說說，已是吃晚膳時候了。挹香故意延挨，碧珠道：「今日可在這裡用了晚膳去罷。」挹香道：「好。」碧珠道：「我去叫他們端整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倒勞動妹妹了。」碧珠只得去吩咐鴇母備酒。

不一時酒席排在西書房，碧妹一同陪飲。半酣，挹香又佯問道：「妹妹，你可有別的事情，可要去停當了，然後再來暢飲，不要耽誤了。」碧珠看他如此，明知微含醋意，有意來的，本來那人心中十分惡他，只為假母處不能違拗，如今挹香來了，正好順水推船了。便道：「沒有什麼事兒，只消叫假母去調停便了。」挹香便命侍兒喚假母到來，身邊取了二十幾兩銀子，遞與假母道：「諸多攪擾，心甚不安。這裡些些微禮，望媽媽勿笑是幸。」假母見了這許多銀子，便歡天喜地謝道：「如何又要公子破費？」挹香道：「說那裡話來。但是小生今日醉了，歸家又晚，欲懇老媽媽假一空榻與我一睡最妙。」假母笑了笑道：「公子又來了，這也何須向老身說得，只消女兒說就是了。」挹香笑而點首。見碧珠扯了假母，喁喁的囑了一番，又見假母去了，遂復飲酒不表。

再說假母依了碧珠的話兒，來到房中，那人見了假母，便嚷道：「你們女兒為何去了不來？方才來的是什麼人？」假母連忙說道：「賈大爺，方才來的乃是女兒最契洽的舊好，他每月貼助我們薪水的金挹香公子。女兒因他在那裡，所以陪他飲酒。」那人道：「莫非就是前科新中，人稱風流孝廉金挹香麼？」假母道：「一些不錯。他家中一妻四妾，都是花月場中娶來的。捨此之外，連我們女兒還有三十幾位美人知已，為人甚是多情，又慷慨，又不會拂醋拈酸，所以姐妹們都十分敬重的。」那人道：「既是他在此，也就罷了。若說別人，吾就不依了。」說著便辭了假母而去。

看官，你道這人是何等樣人？原來是個市儈之徒。父親賈必清，他叫賈寧，家中開著一爿紙紮鋪兒，倒想尋花問柳，你想可笑不可笑。我且一言表過。

再說挹香與碧珠談談說說，直飲到玉漏沉沉，方才撤席。挹香對碧珠道：「我醉極了，要睡了。」便在榻上橫下。碧珠道：「為什麼不到房中去睡？」挹香道：「就是這裡倒也幽雅。」碧珠道：「那個說的？」便扯了挹香到房中安睡。一夜無詞。

明日歸家，至梅花館，見愛卿在那裡製什麼酒兒，一見挹香，便問道：「你昨夜在於何處？」挹香道：「在著碧妹妹家中。」便將昨夜之事告訴一遍。愛卿笑道：「想你秋闈已捷，為什麼還有許多酸秀才氣？」挹香笑道：「不是我酸意如此，因見了這個人與碧妹妹旖旎，心中甚是不平，所以有此一舉。」愛卿道：「你總做許多不成人美之事。」挹香道：「什麼不成人美？回絕了一個鍋臉的，換了一個金挹香，只怕好得很哩。」愛卿笑道：「真是蝦蟆跳在戥盤，－－自稱自贊。」二人說了一回，挹香問道：「你在這裡做什麼酒兒？」愛卿道：「昨日林伯伯送來一壇十年陳的紹興酒，及至開壇，只剩五六斤了，所以我在這裡加些冰糖、松肉、橘紅在內，浸幾天，吃時其味更加醲了。」挹香道：「好好好。」便至怡芳院、沁香居、媚紅軒、步嬌館四處，講了一回閒話，又至省親堂與父母言笑一回，便歸怡芳院安寢。

明日清晨起身，先至內庭問過父母的安，正待出外，忽報陸麗春、王湘雲來，挹香十分得意，邀至梅花館，與愛卿等五人聚首。

談了一回，命備酒席。不一時酒席已備，家人來顧道：「排在那裡？」挹香想一想道：「排在觀魚小憩之中。」於是挹香同了七位美人步進挹翠園，遊玩片刻，偕至觀魚小憩。席上坐定，挹香便向愛卿道：「我與你中秋夜說的，可惜今日旱般上沒有十二位美人在此，不然倒也是件韻事。少頃酒後，你們可要上去玩玩。」眾人道：「好。」

於是八人飲了一回，愛卿邀了六位美人同登水閣。挹香獨自一人在著下邊，看他們齊登閣上，比背聯鈎，蓮步輕移，一個個憑欄而立，觀看游魚唼藻，宛如錦屏風一般豔麗，又如花假山一樣鮮妍，鬢影衣香，蟬娟鬥媚，令人十分可愛。俄而見愛卿以口中荳蔻吐入池中，池內金魚爭唼之，翻來綠水之中，鬥到青萍之側。又見麗春對著那魚兒嘻嘻的笑著，王湘雲亦以荳蔻喂之，引動了幾個掛珠蛋種細白花鱗爭先奪後，甚為可觀。眾美人盡以荳蔻喂之，金魚掉尾而齊來，正遇一陣微風，約定半池萍藻，水底天光，劃腳一線。秋蘭以香津吐下，激動水痕，圓到岸邊。而後小素亦以香津吐去，吐得不巧，恰吐至金魚頭上，那魚搖了幾搖，悠然而逝。挹香見了哈哈大笑。又見琴音、素玉二個斜倚雕欄，也不吐香津，也不喂荳蔻，默默的看著一對比目魚兒。愛卿道：「我們下去

吃酒罷。」便同六人下閣。

捲香忽然想著，對愛卿道：「你做的酒浸了一宵，可以吃的了。今日趁麗春姐、湘雲姐俱在，正好一嘗佳液。」愛卿點頭稱善，便命侍兒往梅花館取來，另用琥珀杯盛之，每人一盞。各人飲之，果然味甘香而帶醲，吃了一杯，各向愛卿討第二杯。愛卿道：「此酒一杯要抵旨酒十杯，你們須要慢些吃才是。」大家點頭稱是。獨有小素嘗此佳釀，甚是滋滋有味，眾人才飲得半杯，他已一杯飲盡，又向愛卿討酒。一杯一杯復一杯，連吃了五杯，頃刻間臉泛芙蓉，頹然酩酊。捲香笑說道：「妹妹，你醉了。」小素道：「我不醉，我還要酒吃。」說著立了起來，足幾逗，險些跌倒。幸虧扶得快，扶住了，小素便倒在捲香懷內，口中只管討酒吃。七人齊聲大笑。捲香便同侍兒扶至房中，小素對捲香看看，又說道：「香哥哥，我要酒吃。」捲香道：「你吃得這般了，還要討酒吃？」說著命侍兒取了醒醉湯來，與他吃了，扶他到牀上睡好。又坐了良久，恐他要吐，命侍兒陪了他。自己又至園中，與眾美人飲了一回，方才散席。湘、麗二人辭了捲香與愛卿等歸去。吾且不表。

時光易過，冬去春回，轉瞬間又是三月豔陽天氣了，桃紅柳綠，鳥語花香。捲香又要追尋一件韻事出來。

不知甚麼韻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